跳出框架 理解世界

青年讀書薈

近日重開的電影市道，最火爆非《天能》（Tenet）莫屬。其燒腦的劇情以及對於時間流向的獨特解讀，吸引了不少票房。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天能》，筆者推薦大家提前閱讀一下意大利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所著《時間的秩序》，作者在這本兩百多頁的小冊子中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當代物理學對於時間本質的最新研究成果。

香港華菁會 HUA JING SOCIETY　大公報

溫　凡

卡洛·羅韋利的主要觀點是，時間並非單一線性的向前發展，所謂過去現在未來的分別也並不是客觀的實在。正如愛因斯坦發現運動的物體只要速度夠快，就會比靜止的物體時間流速更慢一樣，當我們的距離拉得足夠遠時，連「現在」這一概念都會失去意義。當我們觀察幾光年之外的人的行為時，我們只能得知幾光年前此人的行為，而對此人來說他的「當下」我們一無所知。

由此可知，我們通常意義中理解的客觀且絕對統一的「現在」並不存在。對一個人所言的真實就並不一定是另一個人所理解的真實。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像我們這樣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持久而頑固的幻覺。」

而之所以人會有這樣的幻覺，正正是因為我們的語言系統與直覺限制了我們的思考，正如存在和真實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意思一樣。人類語言的發展來自於古人類有限的經驗，當科學將人類所認知的世界內容豐富之後，我們才發現語法是多麼的局限。正如當我們發現客觀、統一的當下並不存在之時，我們才發現我們的語言是基於「現在、過去及未來」的結構劃分的。

因此作者認為，想要更好的理解時間或者「當下」的本質。我們應當努力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式，跳出原有的框架，讓語言和直覺適應我們新的理解，而不是堅持抱殘守缺。

鼓吹「攬炒」是政治上的幼稚

這一顛覆性的認知其實大大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因為即使是我們日常所理解的時間概念，也因為觀察者（參考系）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意義，更遑論我們生活中其他一些純屬想像的概念？

聯想起由去年開始席捲本港的政治爭拗。其始作俑者便有這一種陳舊觀念，認為世界上存在某些所謂的「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正如時間流速也會隨着物體位置、質量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牛頓時期的古典物理理論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同理，誕生於牛頓相近時代的某些機械式政治思想和理論，也早已和時代的發展脫節。武斷地將這一價值應用在香港的政治現實，甚至是不惜用「攬炒」的方式將香港拖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這只能體現了一種政治上的幼稚與對於世界客觀理解的膚淺。與之相反，「一國兩制」的實踐便是最好的跳出舊有框架，開拓創新以適應發展需要的最好例子。

正如《天能》電影中逆流的時間需要大家努力去思考、理解一樣，也許身邊有些事件也需要我們跳出舊有框架才能更好地去理解。

▲正如逆流的時間需要大家努力去思考、理解一樣，身邊有些事件也需要我們跳出舊有框架才能更好地去理解

嘗試看懂你看不懂的世界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就是敢言副主席　吳志隆

作者是誰？不知道！筆者也無法將此書內容重點一語概括，但先秦經典《山海經》可謂無人不知，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奇書。坦白講，筆者看過，卻看不太懂，然而已經略有啟發。

「常」與「非常」，是筆者瀏覽此書後的最大感悟。

人的生活經驗有限，每個人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經驗，是為「常」；也有完全沒體驗過，甚至聞所未聞的經驗，是為「非常」。成年人怎能理解一塊石頭對於兒童有何等的趣味？無信仰者怎能體會，去一次聖城麥加對穆斯林來說是何等重要?!我們熟悉的，我們相信；我們不熟悉的，我們懷疑，但並不代表他不存在，或者不真實！因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願不願意保有客觀的好奇心去探索「非常」世界，是我們持續進步的最大動力。

明顯，在今天趨向二元化的香港，這個社會正在喪失客觀的好奇心。多數人寧願相信自己熟悉的，抗拒正視所有不熟悉的。而部分別有用心的媒體與政客，正對此推波助瀾，漸漸地很多人（尤以攬炒派支持者為甚）企圖把另一半趕盡殺絕。但不得不承認，香港要做回昔日的包容城市，毫無疑問是接近天方夜譚。

打破對美式標準的迷思

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環境，這類似於西方心理學上的同溫層效應（stratosphere effect），雖然讓自己舒服、自信，但慢慢你會自大地認為世界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習以為「常」，失去進步的可能。渾然忘記這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在此外還有「非常」的一部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天的中美格局，美國稱霸天下兩個多世紀，美國經驗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明顯這並不是唯一的道理。因為中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且走得更快，中國經驗並沒有排斥美國經驗，反而學習當中可為己用的一些市場發展經驗，這也是中國經驗得以快速成功的因素之一。但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正在操作「世界一元」的意識形態，企圖將美國經驗以外的所有經驗都「黑化」甚至消滅，但這顯然也是天方夜譚，因自有世界以來，從來就不曾有過「世界一元」的時代，世界也是因為多元才進步。

與其想盡辦法去與對方戰鬥，何不找回古人的那種好奇心，去探索「非常」世界的內容，或者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在政治的世界中，互相理解需要雙方都釋出善意。

感恩內地援港檢測隊！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黃綺霖

自小家境富裕的南丁格爾，卻立志要作當時被認為是低賤工作的護士，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她奔赴戰場，救護前線傷兵，視為天賦使命。在巨大壓力及危險之下，仍堅守信念，衣不解帶、日以繼夜地救治，深得傷兵的尊敬。筆者非常欣賞南丁格爾堅持不懈的愛心，畢其一生始終如一。

因《南丁格爾——戰火中的護理先鋒》一書令筆者回想起過去兩星期聽到不少聲音，有的支持特區政府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亦有些朋友是反對的。

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這一次普及檢測是中央關顧香港，從廣東、廣西、福建抽調近600名臨床檢驗技術人員，組成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協助特區政府展開普檢。

為什麼有小部分港人不是感恩中央協助特區抗疫？攬炒派散播各種謠言，抹黑普檢計劃、質疑內地支援隊員的專業資格、胡謅計劃沒有成效，甚至公開呼籲市民杯葛普檢計劃。

支援隊過去半個月以來忍受攬炒派的無理攻擊，默默付出為香港市民帶來疫情減退的曙光。普檢計劃共有逾178萬名市民完成採樣，找出42名隱形患者，包括32名新增個案，計劃雖然未算碩果纍纍，但對香港防疫抗疫工作卻有重要作用。

筆者早前獲邀到支援隊下榻的酒店，向支援隊送上感謝狀和心意卡致意，期間有機會與支援隊員交流，言談間感受到他們有多麼的辛苦。有支援隊員透露，為提高檢測效率，有隊員連續工作八個小時，期間不用餐，甚至為節省上廁所時間而穿着成人尿褲，以爭取檢測更多樣本。

支援隊員的無私付出，就好像是現代南丁格爾。此時此刻，筆者身為香港的年輕人，只可以懷着感恩之心，衷心地感謝中央的支持協助、感謝醫療專家團隊在這關鍵時刻來港與我們一起抗疫，並提供專業服務和關懷，讓我們增添多一份信心。你們返抵內地後，也要好好保重，祝願你們與家人能一起共渡美好的中秋節。

以有溫度的方式與生活相遇

趙　陽

優秀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建構豐富而溫暖的人性空間才能給人以深刻的閱讀體驗。裘山山的短篇小說《江邊少年》用溫情又活潑的筆觸，讓人性的空間與生活相遇，用第一人稱的口脗，刻畫了個性鮮明、心地純潔的後進生同桌劉大船，奮不顧身救了落水同學，卻在被樹為「少年英雄」的表彰大會上，堅決拒絕配合校長「演戲」、用實際行動辛辣嘲諷形式主義的本真形象。讀來既讓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掩卷沉思。

小說人性空間的容納，並不拘泥於生命活動的客觀真實，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狀態中揣摩複雜的人性。作家在構建人性大廈的過程中，將人性置於世俗生存的空間裏，在聆聽人性的多種聲音中感受文學藝術內在的張力。在「我」眼中，同桌劉大船是一個既不講衛生、「到了冬天隨意地用袖子擦去鼻涕」的男生，又不愛學習，身上帶着「反正長大以後和父親一樣在江面上跑運輸」的青春叛逆。可他樂於助人，即便家境貧寒，但當身為班長、且時常看不起後進生的「我」需要幫忙時，他總會挺身而出，且不求回報。當他勇救險些溺斃的鄰班同學，從不同的老師到身邊的同學都努力配合學校，為把他樹為少年英雄替他寫發言稿，安排被救的同學和家長登台致謝。成年人的虛偽和圓滑，「經歷過家庭變遷」的作者對劉大船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對「真誠」的反思，妒忌心強、經常念白字的陳淑芬自以為是的「成熟」，都同劉大船敢於打破世俗的約束、堅持真實的內心和自我形成了人性上的衝突和鮮明對比，從而讓小說文本具有豐富的藝術張力。

▲作者以劉大船堅決拒絕配合校長「演戲」的情節，嘲諷形式主義的本真形象　作畫：徐暉

《江邊少年》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它用作為中學生的「我」和劉大船的遭遇和感受，勾勒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並揭示了：不論在怎樣的時代和環境，人性之中的「真誠的力量」永遠值得追求和銘記。故事之中，顯然有作者裘山山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但正如裘山山所言，她筆下的「劉大船」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對真和美追求的縮影。實際上，對於文學而言，虛構不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種超越理念束縛的把握，虛構的力量可以使現實生活沉澱為一杯純淨的水，讓人性以有溫度的方式與生活相遇，然後無限地延續創作生命。

鮮活的語言風格，是《江邊少年》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我」為了寫好劉大船的發言稿、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去劉大船家裏專門做了採訪。任憑「我」如何啟發，劉大船都實話實說，比如在救人的同時，「根本來不及想什麼」。而當「我」好不容易將勉強湊成七百字的文章上交之後，經過班主任、語文老師等一眾人修改，「我幾乎不認識了」。作者在這個部分用排比和排比相結合的語言，對「違背人性的虛構」進行了辛辣的嘲諷：「我把宋強同學救上來後，他已經昏迷了，我一口氣都顧不上喘，就開始搶救他……當我看到他重新睜開雙眼時，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頭……」「當他讀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湧上心頭時，我終於忍不住了，笑得蹲在地上……」

我認為，《江邊少年》成功的製造了三個方面的審美距離：一是時間距離，它敘述的是近半個世紀前的故事；二是年齡距離，「少年的眼睛」看成人的世界；三是心靈距離，在虛偽和真誠之間，用文字抵達人性。這些審美距離將現實世界充斥的時代功利性加以過濾和淨化，在空靈與靜謐的美學空間中，更有利於表現人性的純美或掙扎。

同時，也讓《江邊少年》這部短篇小說的文學空間擁有了縱深感和綿延感，每一個生命的存在獲得了歷史的依據，因而增強了作品表現的生活厚度。

匡超人吹破牛皮

王誦詩

肚子裏墨水不多的匡超人不僅薄情寡義，還善於吹牛撒謊，欺世盜名。

潘三爺東窗事發鋃鐺入獄，參與其事的匡超人脫不了關係，躲災投奔京師的李給諫，有了靠山，通過非正常手段，考取了教習，回本省杭州地方取結以後，先包了一隻淌板船到了揚州，又在斷河頭上了另一隻船回京城，同艙認識了牛布衣和馮琢安。雖是初識，匡超人吹牛撒謊本性畢露，居高臨下，哪還把這兩個士子放在眼裏？自我膨脹，誇誇其談，吹噓自己在杭州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五經》、《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賬，共是九十五本。還說自己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書店都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着購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一部書，前年刻的，到現在已經翻刻過三副板。雲裏霧裏，聲情並茂，吹得天花亂墜。

撒謊總有露馬腳的時候，匡超人說得太入戲了，想像自己被人尊崇的情景，陶醉其中，不覺說漏了嘴：「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馮琢安和牛布衣聽了，笑掉了大牙，馮琢安忍不住指出：「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不覺紅了臉，還強詞奪理爭辯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這樣一個恬不知恥的小人，背着牛頭不認贓，牛布衣也不和他爭辯。

氣氛稍微緩和，匡超人穩住了情緒，當馮琢安轉移話題，也是給匡超人一個台階，打聽馬純上（馬二先生）的選本如何，匡超人全然不顧馬二先生過去對他的指導和幫助，對馬二先生貶低一番：「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打擊別人是為了抬高自己，末了吹噓：「惟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吹牛吹到國外了，查無對證。牛皮越吹越大，不免破綻百出，淺見寡識暴露無遺，醜態立現。

《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吳敬梓諷刺匡超人吹牛撒謊的可笑嘴臉，雖然着墨不多，卻維妙維肖，入木三分，叫人忍俊不禁。